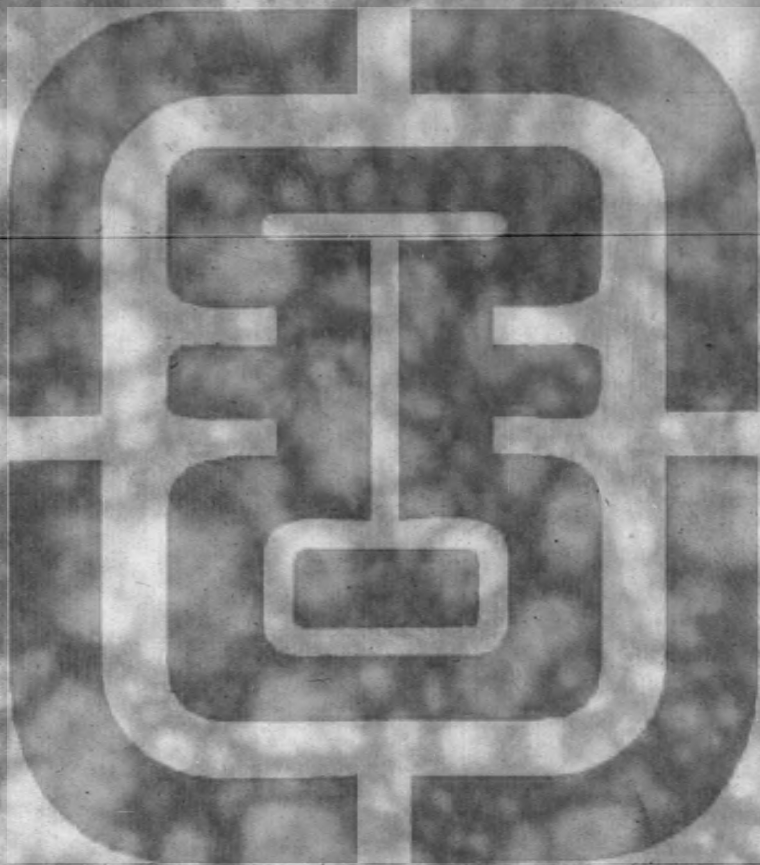


86-1-3



隋書



列傳卷第三十一

隋書六十六

特進臣魏

徵

上

李諤

李諤字士恢趙郡人也好學解屬文仕齊為中書舍人有
 口辯每接對陳使周武帝平齊拜天官都上士諤見高祖
 有奇表深自結納及高祖為丞相甚見親待訪以得失于
 時兵革屢動國用虛耗諤上重穀論以諷焉高祖深納之及
 受禪歷比部考功二曹侍郎賜爵南和伯諤性公方明達世
 務為時論所推遷治書侍御史上謂羣臣曰朕昔為大司馬
 每求外職李諤陳十二策苦勸不許朕遂決意在內今此

事業諤之力也賜物二千段諤見禮教凋弊公卿薨亡其
愛妾侍婢子孫輒嫁賣之遂成風俗諤上書曰臣聞追遠
慎終民德歸厚三年無改方稱爲孝如聞朝臣之內有父
祖亡沒日月未久子孫無賴便分其姑妾嫁賣取財有一
於茲實損風化妾雖微賤親承衣履服斬三年古今通式
豈容遽褫縗經強傳鈔華泣辭靈机之前送付他人之室
凡在見者猶致傷心況乎人子能堪斯忍復有朝廷重臣
位望通貴平生交舊情若弟兄及其亡沒杳同行路朝聞
其死夕規其妾方便求娉以得爲限無廉耻之心棄友朋
之義且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旣不正私何能贊務上覽而

嘉之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醮始於此也諤又以屬文之
家體尚輕薄遞相師效流宕忘反於是上書曰臣聞古先
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
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爲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爲道義之
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
書獻賦制誅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勸證理苟非懲勸義
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
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
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
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

出月露之形積案為霜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摠中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義皇舜禹之典伊傳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勲績指儒素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損本逐末流徧華壤遞相師祖久而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出輕浮遏止華偽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搢紳參廁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治罪自是公

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集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弊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至有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未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劾恐挂網者多請勒諸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諤又以當官者好自矜伐復上奏曰臣聞舜戒禹云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言偃又云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此皆先哲之

格言後王之軌轍然則人臣之道陳力濟時雖勤比大禹
功如師望亦不得厚自矜伐上要君父況復功無足紀勤
不補過而敢自陳勲績輕干聽覽世之喪道極於周代下
無廉恥上使之然用人唯信其口取士不觀其行矜誇自
大便以幹濟蒙擢謙恭靜退多以恬嘿見遺是以通表陳
誠先論已之功狀承顏敷奏亦道臣最用心自銜自媒都
無慙耻之色強干橫請唯以乾沒爲能自隋受命此風頓
改耕夫販婦無不革心況乃大臣仍遵弊俗如聞刺史入
京朝覲乃有自陳勾檢之功誼訴堦墀之側言辭不遜高
自稱譽上黷冕旒特爲難恕凡如此輩具狀送臺明加罪
黜以懲風軌上以謬前後所奏頌示天下四海靡然向風
深革其弊謬在職數年務存大體不尚嚴猛由是無剛蹇
之譽而潛有匡正多矣邛公蘇威以臨道店舍乃求利之
徒事業汗雜非敦本之義遂奏高祖約遣歸農有願依舊
者所在州縣錄附市籍仍撤毀舊店並令遠道限以時日
正植冬寒莫敢陳訴謬因別使見其如此以爲四民有業
各附所安逆旅之與旗亭自古非同二槩即附市籍於理
不可且行旅之所依託豈容一朝而廢徒爲勞擾於事非
宜遂專決之並令依舊使還請朝然後奏聞高祖善之曰
體國之臣當如此矣以年老出拜通州刺史其有惠政民

夷悅服後三歲卒官有子西人大體大鈞並官至尚書郎
世子大方襲爵最有材品大業初判內史舍人帝方欲任
之遇卒

鮑宏

鮑宏字潤身東海郟人也父機以才學知名事梁官至治
書侍御史宏七歲而孤為兄泉之所愛育年十二能屬文
嘗和湘東主簿詩經嗟其真已引為中記室遷鎮南府諮
議尚書水部郎轉通直散騎侍郎江陵既平歸于周明帝
其禮之引為麟趾殿學士累遷遂伯上大夫與杜子暉聘于
陳謀伐齊也陳遂出兵江北以侵齊帝嘗問宏取齊之策宏

對云我強齊弱勢不相侔齊主昵近小人政刑日紊至尊
仁惠慈恕法令嚴明事等建瓴何憂不剋但先皇徃口
師雒陽彼有其備每不剋捷如臣討者進兵汾潞直掩晉
陽出其不虞以為上策帝從之及定山東除少御正賜爵
平遙縣伯邑六百戶加上儀同高祖作相奉使山南會王
謙舉兵於蜀路次潼州為謙將達奚善所執逼送成都竟
不屈節謙敗之後馳傳入京高祖嘉之賜以金帶及受禪
加開府除剡州刺史進爵為公轉邛州刺史秩滿還京時
有尉義臣者其父崇不從尉迴後復與突厥戰死上嘉之
將賜姓為金氏訪及群下宏對曰昔項伯不同項羽漢高

皇身兼其面
公甲集承
公甲集承
公甲集承
公甲集承
公甲集承

公甲集承
公甲集承
公甲集承
公甲集承

賜姓劉氏秦真父能死難魏武賜姓曹氏如臣愚見請賜以皇族高祖曰善因賜義臣姓為楊氏後授均州刺史以目疾免卒於家時年九十六初周武帝勅宏修皇室譜一部分為帝緒陳房楊姓三篇有集十卷行於世

裴政

裴政字德表河東聞喜人也高祖壽孫從宋武帝徙家于壽陽歷前軍長史廬江太守相讓梁侍中左衛將軍豫州大都督父之禮廷尉卿政幼明敏博聞強記達於時政為當時所稱年十五辟邵陵王府法曹參軍事轉起部郎枝江令湘東王之臨荆州也召為宣惠府記室尋除通直散騎侍郎侯景作亂加壯武將軍帥師隨建寧侯王琳進討之擒賊率宋子仙獻于荆州及平侯景先鋒入建鄴以軍功連最封夷陵侯徵授給事黃門侍郎復帥師副王琳拒蕭紀破之於破口加平越中郎將鎮南府長史及周師圍荆州琳自桂州來赴難次于長沙政請從間道先報元帝至百里洲為周人所獲蕭譽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也不可為爾君平爾亦何煩殉身於七父若從我計則貴及子孫如或不然分譽領矣政詭曰唯命譽鑠之送至城下使謂元帝曰王僧辯聞臺城被圍已自為帝王琳孤弱不復能來政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兵大至各思自勉吾以間使

被擒當以碎身報國監者擊其口終不易辭誓怒命趣行
戮蔡大業諫曰此民望也若殺之則荊州不可下矣因得釋
會江陵陷與城中朝士俱送于京師周文帝聞其忠授員
外散騎侍郎引事相府命與盧辯依周禮建六卿設公卿
大夫士并撰次朝儀車服器用多遵古禮革漢魏之法事
並施行尋授刑部下大夫轉少司憲政明習故事又參定
周律能飲酒至數斗不亂簿案盈机剖決如流用法寬平
無有冤濫囚徒犯極刑者乃許其妻子入獄就之至冬將
行決皆曰裴大夫致我於死死無所恨其處法詳平如此
又善鍾律嘗與長孫紹遠論樂語在音律志宣帝時以忤
旨免職高祖攝政召復本官開皇元年轉率更令加位上
儀同三司詔與蘇威等修定律令政採魏晉刑典下至齊
梁沿革輕重取其折衷同撰著者十有餘人凡疑滯不通
皆取決於政進位散騎常侍轉左庶子多所匡正見稱純
慤東宮凡有大事皆以委之右庶子劉榮性甚專固時武
職交番通事舍人趙元愷作辭見帳未及成太子有旨再
三催促榮語元愷云但爾口奏不須造帳及奏太子問曰
名帳安在元愷曰稟承劉榮不聽造帳太子即以詰榮榮
便拒諱云無此語太子付政推問未及奏狀有附榮者先
言於太子曰政欲陷榮推事不實太子召責之政奏曰凡

推事有兩一察情一據證審其曲直以定是非臣察劉榮位高任重縱令實語元愷蓋是纖介之德計理而論不須隱諱又察元愷受制於榮豈敢以無端之言妄相點累二人之情理正相似元愷引左衛率崔清等為證清等款狀悉與元愷符同察情既敵須以證定臣謂榮語元愷事必非虛太子亦不罪榮而稱政平直政好面折人短而退無後言時雲定與數人侍太子為奇服異器進奉後宮又緣女寵來往無節政數切諫太子不納政因謂定興曰公所為者不合禮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於太子非令名也願公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興怒以告太子太子益踈

政由是出為襄州撾管妻子不之官所受秩奉散給僚吏民有犯罪者陰悉知之或竟歲不發至再二犯乃因都會時於眾中召出親案其罪五人處死流徙者甚眾人境惶懾令行禁止小民蘇息稱為神明爾後不修國圉殆無爭訟卒官年八十九著承聖降錄十卷及太子廢高祖追憶之曰向遣裴政劉行本在共匡弼之猶應不令至此子南金仕至膳部郎

柳莊

柳莊字思敬河東解人也祖季遠梁司徒從事中郎父遐霍州刺史莊少有遠量博覽墳籍兼善辭令濟陽蔡大寶有重名於江左時為岳陽王蕭詧諮議見莊便歎曰襄陽

水鏡復在於茲矣大寶遂以女妻之俄而登辟為參軍轉
法曹及登稱帝還署中書舍人歷給事黃門侍郎吏部郎
中鴻臚卿及高祖輔政蕭歸令莊奉書入關時三方構難
高祖懼歸有異志及莊還謂莊曰孤昔以開府從役江陵
深蒙梁主殊眷令主幼時艱猥蒙顧託中夜自省實懷慙
懼梁主亦葉重光委誠朝廷而今已後方見松筠之節君
還本國幸申孤此意於梁主也遂執莊手而別時梁之將
帥咸潛請與師與尉迥等為連衡之勢進可以盡節於周
氏退可以席卷山南唯歸疑為不可會莊至自長安具申
高祖結託之意遂善於歸曰首素紹劉表王凌諸烏誕之

此
一
時
之
雄
傑
也
及
據
要
害
之
地
擁
哮
闖
之
群
功
業
之
建
而
禍
不
旋
踵
者
良
由
魏
武
晉
氏
挾
天
子
保
京
都
杖
大
義
以
為
名
故
能
取
威
定
霸
今
尉
迥
雖
曰
舊
將
昏
耄
已
甚
消
難
王
謙
常
人
之
下
者
非
有
匡
合
之
才
況
山
東
庸
蜀
從
化
日
近
周
室
之
恩
未
洽
在
朝
將
相
多
為
身
計
競
効
節
於
楛
以
臣
料
之
迥
等
終
當
覆
滅
隋
公
必
移
周
國
未
若
保
境
息
民
以
觀
其
變
歸
深
以
為
然
眾
議
遂
止
未
幾
消
難
奔
陳
迥
及
謙
相
次
就
戮
歸
謂
莊
曰
近
者
若
從
眾
人
之
言
社
稷
已
不
守
矣
高
祖
踐
阼
莊
又
入
朝
高
祖
深
慰
勉
之
及
為
晉
王
諱
納
妃
于
梁
莊
因
是
往
來
四
五
反
前
後
賜
物
數
千
段
蕭
瑒
嗣
位
遷
大
府
卿

此
一
時
之
雄
傑
也
及
據
要
害
之
地
擁
哮
闖
之
群
功
業
之
建
而
禍
不
旋
踵
者
良
由
魏
武
晉
氏
挾
天
子
保
京
都
杖
大
義
以
為
名
故
能
取
威
定
霸
今
尉
迥
雖
曰
舊
將
昏
耄
已
甚
消
難
王
謙
常
人
之
下
者
非
有
匡
合
之
才
況
山
東
庸
蜀
從
化
日
近
周
室
之
恩
未
洽
在
朝
將
相
多
為
身
計
競
効
節
於
楛
以
臣
料
之
迥
等
終
當
覆
滅
隋
公
必
移
周
國
未
若
保
境
息
民
以
觀
其
變
歸
深
以
為
然
眾
議
遂
止
未
幾
消
難
奔
陳
迥
及
謙
相
次
就
戮
歸
謂
莊
曰
近
者
若
從
眾
人
之
言
社
稷
已
不
守
矣
高
祖
踐
阼
莊
又
入
朝
高
祖
深
慰
勉
之
及
為
晉
王
諱
納
妃
于
梁
莊
因
是
往
來
四
五
反
前
後
賜
物
數
千
段
蕭
瑒
嗣
位
遷
大
府
卿

蕭
瑒
嗣
位
遷
大
府
卿
因
是
往
來
四
五
反
前
後
賜
物
數
千
段
蕭
瑒
嗣
位
遷
大
府
卿

本朝重刑夫

亦前一更因

小前一更因

中前一更因

大前一更因

如

一

梁國廢授開府儀同三司尋除給事黃門侍郎并賜以

相宅莊明習舊章雅達政事凡所駁正帝莫不稱善蘇威

為尚書書奏帝云江南人有學業者多不習世

務習世務者又無學業能兼之者不過於柳莊高頊亦與

莊其厚莊與陳茂同官不能降意茂見上及朝臣多屬意

於莊心每不平常謂莊為輕己帝與茂有舊曲被引召數

陳莊短經歷數載請頊頗行尚書省嘗奏犯罪人依法合

流而上處以大辟莊奏曰臣聞張釋之有言法者天下所

與天下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心方今海

內無事主是示信之時伏願陛下思釋之之言則天下幸

甚帝不從由是忤旨俄屬尚藥進丸藥不稱旨因密奏

莊不親監臨帝遂怒十一年徐璿等反於江南以行軍總

管長史隨軍討之璿平即授饒州刺史其有治名後數載

卒官年六十二

源師

源師字踐言河南維陽人也父文宗有重名於齊開皇初

終於營州刺史師早有聲望起家司兵府參軍事稍遷尚

書左外兵郎中文攝祠部後屬重寶以龍見請擊時高阿

那肱為相謂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師整容報曰此

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雲霧郊壇非謂真龍別有所降阿那

平輸

平輸

國始

魏武公行開坐且
魏李平始出

堯孝

附傳三十一

卷之六

十一

朕忽然作色曰何乃干知星宿祭竟不行師出而竊歎曰
國家大事在祀與戎禮既廢也何能久乎齊亡無日矣七
年周武帝平齊授司賦上士高祖受禪除魏州長史入爲
尚書考功侍郎仍攝吏部朝章國憲多所參定十七年歷
回書左右丞以明幹著稱時蜀王秀頗違法度乃以師爲
益州總管司馬俄而秀被徵秀恐京師有變將謝病不行
師勸之不可違命秀作色曰此自我家事何預卿也師
垂涕對曰師荷國厚恩忝參府幕僚吏之節敢不盡心但
比年以來國家多故秦孝王寢疾奄至薨殂庶人二十年
太子相次淪廢聖上之情何以堪處而有勅追王已淹時
月今乃遷延未去百姓不識王心僕生異議內外疑駭發
雷達之詔降一介之使王何以自明願王自計之秀乃從
徵秀廢之後益州官屬多相連坐師以此獲免後加儀同
三司煬帝即位拜大理少卿帝在顯仁宮勅宮外衛士不
得輒離所守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繩之師
據律奏徒帝令斬之師奏曰此人罪誠難恕若陛下初便
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既付有司義歸恒典脫宿衛近侍者
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轉刑部侍郎師居職強明
有口辯而無廉平之稱未幾卒官有子崐王

郎茂

郎茂字蔚之恒山新市人也父基齊潁川太守茂少敏慧
七歲誦騷雅日千餘言十五師事國子博士河間權會受
詩易三禮及玄象刑名之學文就國子助教長樂張率禮
受三傳群言至忘寢食家人恐茂成病恒節其燈燭及長
稱為學者頗解屬文年十九丁父憂居喪過禮仕齊解褐
司空府行參軍會陳使傅縡來聘令茂接對之後奉詔於
祕書省刊定載籍遷保城令有能名百姓為立清德頌及
周武平齊上柱國王詔薦之授陳州戶曹屬高祖為亳州
摠管見而悅之命掌書記時周武帝為象經高祖從容謂
茂曰人主之所為也感天地動鬼神而象經多糾法將何
以致治茂籍歎曰此言豈常人所及也乃陰自結納高祖
亦親禮之後還家為州主簿高祖為丞相以書召之言及
疇昔其歡授衛州司錄有能名尋除衛國令時有繫囚二
百茂親自究審數百釋免者百餘人歷年辭訟不詣州省
魏州刺史元暉謂茂曰長史言衛國民不敢申訴者畏明
府耳茂進曰民猶水也法令為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
局無決溢使君何患哉暉無以應之有民張元預與從父
弟思蘭不睦丞尉請加嚴法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疾又
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也於是遣縣中耆舊更往
敦諭道路不絕元預等各生感悔詣縣頓首請罪茂曉之

以義遂相親睦稱為友悌茂自延州長史轉太常丞遷民部侍郎時尚書右僕射蘇威立條章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或吝者乃云管內無五品之家不相應領類多如此又為餘糧簿擬有無相贍茂以為繁紆不急皆奏罷之數歲以母憂去職未朞起令視事又奏身死王事者子不退田品官年老不減地皆發於茂茂性明敏剖決無滯當時以吏幹見稱仁壽初以本官領大興令煬帝即位遷雍州司馬尋轉太常少卿後二歲拜尚書左丞參掌選事茂工法理為世所稱時工部尚書宇文愷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競河東銀窟茂奏劾之曰臣聞貴賤殊禮士農異業所以

蘇威
蘇威

人知局分家識廉恥宇文愷位望已隆祿賜優厚拔葵去織寂爾無聞求利下文曾無愧色于仲文大將宿衛近臣趨侍階庭朝夕聞道虞芮之風抑而不慕分銖之利知而必爭何以貽範庶察示民軌物若不糾繩將虧政教愷與仲文竟坐得罪茂撰州郡圖經二百卷奏之賜帛三百段以書付祕府于時帝每巡幸王綱已紊法令多失茂既先朝舊臣明習世事然善自謀身無寒暑諤之節見帝忌刻不敢措言唯竊歎而已以年老上表乞骸骨不許會帝親征遼東以茂為晉陽宮留守其年恒山贊治王文同與茂有隙奏茂朋黨附下罔上詔遣納言蘇威御史大夫裴蘊雜

治之茂素與二人不平因深文巧詆成其罪狀帝大怒及其弟司隸別駕楚之皆除名為民徙且末郡茂怡然受命不以為憂在途作登壇賦以自慰詞義可觀復附表自陳帝頗悟十年追還京兆歲餘而卒時年七十五有子知年

高構

高構字孝基北海人也性滑稽多智辯給過人好讀書工吏事弱冠州補主簿仕齊河南王叅軍事歷徐州司馬蘭陵平原二郡太守齊滅後周武帝以為許州司馬高祖受禪轉冀州司馬甚有能名徵拜比部侍郎尋轉民部時內史寺郎晉平東與兄子長茂爭嫡尚書省不能斷朝臣三

議不決構斷而合理上以為能召入內殿勞之曰我聞尚書郎上應列宿觀卿才識方知古人之言信矣嫡庶者禮教之所重我讀卿判數徧詞理愜當意所不能及賜米百石由是知名尋遷雍州司馬以明斷見稱歲餘轉吏部侍郎號為稱職復徙雍州司馬坐事左轉蓋屋令甚有治名上善之復拜雍州司馬又為吏部侍郎以公事免煬帝立召令復位時為吏部者多榮稱職去官唯構最有能名前後典選之官皆出其下時人以構好劇談頗謂輕薄然其內懷方雅特為吏部尚書牛弘所重後以老病解職弘時典選凡將有所擢用輒遣人就第問其可不可河東薛道衡才高富貴每稱構有清鑒所為文章必先草

呈構而後出之構有所詆訶道衡未嘗不嗟伏大業七年
終于家時年七十二所舉杜如晦房玄齡等後皆自致公
輔論者稱構有知人之鑒開元中昌黎豆盧寔為黃門侍
郎稱為慎密河東裴術為右丞多所糾正河東士瘼平原
東方舉安之皇甫聿道俱為刑部並執法平允弘農劉士
龍清河房山基為才功河東裴鏡民為兵部並稱明幹京
兆韋焜為民曹屢進讜言南陽韓則為延州長史甚有惠
政此等事行遺闕皆有吏幹為當時所稱

張虔威

張虔威字元敬清河東武城人也父晏之齊北徐州刺史

虔威性聰敏涉獵群書其世父嵩之謂人曰虔威吾家千
里駒也年十二州補主簿十八為太尉中兵參軍後累遷
太常丞及齊亡仕周為宣納中士高祖得政引為相府典
籤開皇初晉王諱出鎮并州盛選僚佐以虔威為刑獄參
軍東遷為屬主甚美其才與河內張衡其見禮重晉邸稱
為二張焉及王為太子遷負外散騎侍郎太子內舍人煬
帝即位授內史舍人儀同三司尋以藩邸之舊加開府尋
拜諳者大夫從幸江都以本官攝江都贊治稱為幹理虔
嘗在塗見一遺囊恐其主求失因令左右負之而行後
數日物主來認采以付之淮南太守楊紘嘗與十餘人同

來謁見帝問虔威曰其首立者爲誰虔威下殿就視而荅曰淮南太守楊紘帝謂虔威曰卿爲謁者大夫而乃不識參見人何也虔威對曰臣非不識楊紘但慮不審所以不敢輕對石建數罵足蓋憤之至也帝甚嘉之其廉慎皆此類也干時帝數巡幸百姓疲弊虔威因上封事以諫帝不悅自此見疎未幾卒官有子爽仕至蘭陵令虔威弟虔雄亦有才器秦孝王俊爲秦州摠管選爲法曹參軍王嘗親案囚徒虔雄誤不持狀口對百餘人皆盡事情同輩莫不歎服後歷壽春陽城二縣令俱有治績

榮毗

榮毗字子諶北平無終人也父權魏兵部尚書毗少剛鯁有局量涉獵群言任周釋褐漢王記室轉內史下士開皇中累遷殿內監時以華陰多盜賊妙選長史楊素薦毗爲華州長史世號爲能素之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寬貸毗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荅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者戲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時晉王在揚州每令人密覘京師消息遣張衡於路次往往置馬坊以畜牧爲辭實給私人也州縣莫敢違毗獨過絕其事上聞而嘉之賚絹百匹轉蒲州司馬漢王諒之友也河東豪傑以城應諒刺史丘和

覺道歸關中長史勃海高義明謂毗曰河東要害國之東門若失之則為難不細城中雖復恟恟非悉反也但收桀黠者十餘人斬之自當立定耳毗然之義明馳馬追和將與協計至城西門為反者所殺毗亦被執及諒平拜治書侍御史帝謂之曰今日之舉馬坊之事也無改汝心帝亦敬之毗在朝侃然正色為百寮所憚後以母寡去職歲餘起令視事尋卒官贈鴻臚少卿毗兄建緒性甚亮直兼有學業仕周為載師下大夫儀同三司及平齊之始留鎮鄴城因著齊紀三十卷建緒與高祖有舊及為丞相加位開府拜息州刺史將之官時高祖陰有禪代之計因謂建緒曰且躡躡當共取富貴建緒自以周之大夫因義形於色曰明公此言非僕所聞高祖不悅建緒遂行開口初武明上謂之曰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賈情類物彪上笑曰朕雖不解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也歷始洪二州刺史俱有能名

陸知命

陸知命字仲通吳郡富春人也父敷陳散騎常侍知命性好學通識大體以貞介自持釋褐陳始興王行劔軍後歷大學博士南嶽正及陳滅歸于家會高智慧等作亂于江左晉王諱鎮江都以其三具之望召令調諭反者知命說

下賊十七城得其渠帥陳正緒蕭思行等三百餘人以功
拜儀同三司賜以田宅復用其弟恪為沂陽令知命以恪
非百里才上表陳讓朝廷許之時見天下一統知命勸高
祖都洛陽因上太平頌以諷焉文多不載數年不得調諸
朝堂上表請使高麗曰臣聞聖人當宸物色弼亮匹夫奔
踈或陳狂瞽伏顧整輟旒纒覽臣所謂昔軒轅馭曆既緩
風沙之誅虞舜搃圖猶稽有苗之伐陛下當百代之末膺
千載之期四海廓清三邊底定唯高麗小豎狼顧燕垂王
度含弘每懷遵養者良由惡殺好生欲訓之以德也臣請
以一節宣示皇風使彼君臣而結關下書奏天子思之
餘授普寧鎮將人或言其正直者由是待詔於御文臺煬
帝嗣位拜治書侍御史侃然正色為百寮所憚帝甚敬之
後坐事免歲餘復職時齊王暕頗驕縱昵小人知命奏
劾之暕竟得罪百寮震慄遼東之役為東曉道受降使者
卒於師時年六十七贈御史大夫

房彥謙

房彥謙字孝冲本清河人也七世祖諶仕燕太尉掾隨慕
容氏遷于齊子孫因家焉世為著姓高祖法壽魏青冀二
州刺史壯武侯曹祖伯祖齊郡平原二郡太守祖翼宋安
太守並世襲爵壯武侯父熊釋福州主簿行清河廣川二

郡守彥謙早孤不識父為母兄之所鞠養長兄彥雅雖有清鑒以彥謙天性穎悟每奇之親教讀書年七歲誦數萬言為宗黨所異十五出後叔父子貞事所繼母有踰本生子貞哀之撫養甚厚後丁所繼母意為歛不入口者五日事伯父樂陵太守勳竭盡心力每四時珍果口弗先嘗遇非功之戚必蔬食終禮宗從取則焉其後受學于博士尹琳手不釋卷遂通涉五經解屬文工草隸雅有詞辯風槩高人年十八屬廣寧主孝珩為齊州刺史辟為主簿時禁網踈闊州郡之職尤多縱弛及彥謙在職法肅然莫不敬憚及周師入鄴齊主東奔以

治

中彥謙痛本朝傾覆將糾率忠義潛謀匡輔事不果而止齊亡歸于家周帝遣柱國辛遵為齊州刺史為賊帥輔帶所執彥謙以書諭之帶劔懸懼遂遵還州諸賊並各歸及高祖受禪之後遂傳還鄉曲誓無任心關皇七年刺史意固薦之不得已而應命吏部尚書虞暹一見重之擢授承奉郎俄遷監察御史後屬陳平奉詔安撫泉括等十州以銜命稱旨賜物百段米百石衣一襲奴婢七口遷秦州總管錄事參軍嘗因朝集時左僕射高頴定考課彥謙謂頴曰書稱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唐虞以降代有其法黜陟合理褒貶無虧便是進必得賢退皆不肖如或舛謬

法乃虛設比見諸州考校執見不同進退多少參差不類
况復愛憎肆意致乖平坦清介孤直未必高名卑諂巧官
翻居上等真為真偽混淆是非督亂宰貴既不精練斟酌
取捨曾經驅使者多以家識獲成未庶臺省者皆為不知
被退又四方懸遠難可詳悉唯量準人數半破半成徒計
官員之少多莫顧善惡之衆寡欲求允當其道無由明公
敗達幽微平心遇物今所考校必無阿枉脫有前件數事
夫審何以裁之唯願遠布耳目精加採訪察秋豪之善賤
纖介之惡非直有光至治亦足標獎賢能詞氣侃然觀者
屬目類為之動容深見嗟賞因歷問河西隴右官人景行

為謙對之如響言頗有謂諸州總管刺史曰與公言不如得
與秦州考使語後數日頗言於上上弗能用以秩滿遷長
葛令甚有惠化百姓號為慈父仁壽中上令持節使者巡
行州縣察長吏能不以彥謙為天下第一超授都州司馬
吏民號哭相謂曰兵明府今去吾屬何用生為其後百姓
思之立碑頌德都州又無刺史州務皆歸彥謙各有異政
內史侍郎薛道衡一代文宗位尊清顯所與交結皆海內
名賢彥謙為人深加交故友彥謙義州總管辭翰往來交
錯道路煬帝嗣位道衡轉牧洛州路經彥謙所留連數日
涕而別黃門侍郎張衡亦與彥謙相善于時帝營東都

此乃虛設比見諸州考校執見不同進退多少參差不類
况復愛憎肆意致乖平坦清介孤直未必高名卑諂巧官
翻居上等真為真偽混淆是非督亂宰貴既不精練斟酌
取捨曾經驅使者多以家識獲成未庶臺省者皆為不知
被退又四方懸遠難可詳悉唯量準人數半破半成徒計
官員之少多莫顧善惡之衆寡欲求允當其道無由明公
敗達幽微平心遇物今所考校必無阿枉脫有前件數事
夫審何以裁之唯願遠布耳目精加採訪察秋豪之善賤
纖介之惡非直有光至治亦足標獎賢能詞氣侃然觀者
屬目類為之動容深見嗟賞因歷問河西隴右官人景行

此乃虛設比見諸州考校執見不同進退多少參差不類
况復愛憎肆意致乖平坦清介孤直未必高名卑諂巧官
翻居上等真為真偽混淆是非督亂宰貴既不精練斟酌
取捨曾經驅使者多以家識獲成未庶臺省者皆為不知
被退又四方懸遠難可詳悉唯量準人數半破半成徒計
官員之少多莫顧善惡之衆寡欲求允當其道無由明公
敗達幽微平心遇物今所考校必無阿枉脫有前件數事
夫審何以裁之唯願遠布耳目精加採訪察秋豪之善賤
纖介之惡非直有光至治亦足標獎賢能詞氣侃然觀者
屬目類為之動容深見嗟賞因歷問河西隴右官人景行

窮極後麗天下失望又漢王構逆覆其罪多者諫見衛當
洽而不能匡救以書論之曰竊聞賞所以勸善刑者所
以懲惡故疎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
罰則避親賞則遺賤者也今諸州刺史受命奉靈命作民父
閭上達本朝情懷憲章不敢怠慢國家祇承靈命作民父
母刑賞由直非闇於天實畏昭臨亦具謹肅故文王云我
其夙夜畏天之威以此而論雖州國有殊高下懸絕然憂
民慎法其理一也至如并州州人瀆有聖明若揚諒實以
詔命不通慮宗社危瀕徵兵聚眾非為干紀則當原其本
情議其刑罰上副聖主父子之意下曉愚民疑惑之心若

審知內外無虞嗣而憂然而好亂樂禍妾有觀觀則管蔡
之誅當在於諒固惡相濟無所逃罪身懸繫戮國有常刑
其間乃有情非協司力不自固或被擁逼淪陷凶威遂使
籍沒流移恐為免濫恢恢天網豈其然乎罪疑從輕斯義
安在昔叔向責齊獄之死晉國所嘉釋之斷犯蹕之刑漢
文稱善羊舌寧不愛弟廷尉非苟違君但以執法無私不
容輕重且聖人大寶是曰神器苟非天命不可妄得故蚩
尤項籍之驍勇伊尹霍光之權勢李老孔丘之才智呂望
孫武之兵術吳楚連盤石之據產祿承母后之基不應歷
運之兆終無帝王之位況乎叢爾一隅蜂扇蟻聚揚諒之

愚鄙群小之凶慝而欲憑陵畿甸觀幸非望者哉開闢以
 降書契云及帝皇之跡可得而詳自非積德累仁豐功厚
 利孰能道洽幽顯義感靈祇是以古之哲王昧旦不顯履
 冰在念御朽兢懷遠叔世矯荒曾無戒懼肆於民上騁嗜
 奔然不可具載請覽陳之變者齊陳二國並居大位自謂
 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用念憂虞不恤刑政近臣懷寵稱
 善而隱惡史官山筆掩瑕而錄美是以民庶呼嗟終閉塞
 於視聽公卿陳日敷陳於左右法網嚴密刑辟口多徭
 役煩興老幼疲苦齊鄭有子產齊有晏嬰楚有叔敖晉有
 士會凡此小國尚足各臣齊東之疆豈無良佐但以執政

雍蔽懷私徇軀志國憂身外同內忘設有正直之士不堪
 幹持於已非宜即加擯歷倘遇諂佞之輩牛行多穢匿於我
 有益遠蒙薦舉以此求賢何從而齊大賢材者非尚督力
 豈擊文華唯源正身負戴確乎木也齊棟之處屋如骨之
 在身所謂棟梁骨鯁之材也齊陳不任骨鯁信近讒諛天
 高聽卑監其淫僻故檢收神器歸我大隋向使二國祇敬
 上玄惠恤鰥寡委任方直斥遠浮華卑菲為心惻隱為務
 河朔疆富江湖險隔各保其業民不思亂泰山之固弗可
 動也然而寢卧積薪宴安鳩毒遂齊禾黍生廟露沾衣
 弔窮撫心何嗟及矣故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

齊陳不任骨鯁信近讒諛天高聽卑監其淫僻故檢收神器歸我

午殷駿命不易萬機之事荷者不須能憂其伏惟皇帝望
仁孝風彰錫社分球大成規矩及於此淮海盛德
日新當辟之符遐邇余屬諸庶甫爾當仁已布率之蒼生
翹足而喜并州之亂變起倉卒職由楊諒誥感誑誤吏民
非有持怨本朝奔德後賊者也而有司將帥稱其願反非
正誣陷良善亦恐大黜皇猷足下宿當重寄早預心膂粵
自潘郎柱石見知方當書名竹帛傳芳萬世稷契伊呂彼
獨何人既屬明時酒存寒謬當世之大誠何將來之慮
範豈容曲順人主以愛虧刑又使脅後之徒
蒙眷遇輒寫微誠野人愚瞽不知忌諱衡但
言數自而下

敢奏聞彥謙知王綱不報遂去官隱居不仕將結構蒙山
之下以求其志會置司隸官盛選天下知名之士朝廷以
彥謙公方宿著時望所歸徵授司隸刺史彥謙亦慨然有
澄清天下之志凡所薦舉皆人倫表式其有彈射當之者
曾無怨言司隸別駕劉焯陵上侮下訐以爲直刺史憚之
皆爲之拜唯彥謙執志不撓亢禮長揖有識嘉之焯亦不
敢爲恨大業九年從駕度遼監扶餘道軍其後隋政漸亂
朝廷靡然莫不變節彥謙直道守常介然孤立頗爲執政
者之所嫉出爲涇陽令未幾終于官時年六十九彥謙居
家每子姪定省常爲講說督勉之亶亶不倦家有舊業資

產素殷又前後居官所得俸祿皆以周恤親友家無餘財
車服器用務存素儉自少及長一言一行未嘗涉私雖致
屢空怡然自得嘗從容濁笑顧謂其子女齡曰人皆因祿
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所有文筆恢廓閑
雅有古人之深致又善草隸人有得其尺牘者皆寶玩之
太原王邵北海高構齊縣李細河東柳或薛孺皆一時知
名雅澹之士彥謙並與爲友雖冠蓋成列而門無雜賓體
資文雅深達政務有識者咸以遠大許之初開皇中平陳
之後天下一統論者咸云將致太平之議私謂所親趙郡
李必通曰主上性多忌刻不納諫爭今子卑弱諸王擅威

在朝唯行苛酷之政未施弘大之體天下雖安方憂危亂
少通初謂不然及仁壽大業之際其言皆驗大唐馭宇追
贈徐州都督臨淄縣公謚曰定

史臣曰大夏云構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畧長
短殊用大小異宜格梳棟梁莫可弃也李諤等或文能導
義或才足幹時識用顯於當年故事留於臺閣衆之有隋
多士取其開物成務皆廊廟之棟楠亦北辰之衆星也

列傳卷第三十一

隋書六十六

列傳卷第三十二

隋書六十七

特進臣魏

徵

上

虞世基

虞世基字茂世會稽餘姚人也父荔陳太子中庶子世基
 幼沈靜喜愠不形於色博學有高才兼善草隸陳中書令
 孔奐見而歎曰南金之貴真屬在斯人少傅徐陵聞其名召
 之世基不往後因入會陵見而奇之顧謂朝士曰當今
 潘陸也因以弟女妻焉仕陳釋褐建安王法曹兼軍事歷
 祠部殿中二曹郎太子中舍人遷中庶子散騎常侍尚書
 左丞陳主嘗於莫府山校獵令世基作講武賦於坐奏之

去五...

虞世基

列傳卷三十二

三四

左

東晉書卷之三十一 陸倕書
帝難又文思之安安幽明請吏俊又在官御璇璣而七政
辨朝玉帛而萬國歡昧且不顯未明思治道藏往而知來
功參天而兩地運聖人之上德盡生民之能事於是禮暢
樂和刑清政肅西哀析支東漸蟠木整圖謀而効祉漏川
泉而禔福在靈覲而必臻亦何思而不服雖至治之隆平
猶戒國而強兵選羽林於六郡詔蹶張於五營兼折衝而
餘勇咸重義而輕生遂乃因農隙以教民在春蒐而習戰
命司馬以示法帥掌固而清甸導荀始以前驅伏鉤陳而
後殿抗鳥旌於析羽飾魚文於被練爾乃革軒按轡玉虬
齊鞅屯左矩以啓行擊右鍾而傳響交雲罕之掩映紛紛
騎而來往指攝提於斗極洞鷹隼之弘敞跨玄武而東臨
款黃山而北上隱圓闕之迢滯屆方澤之垣爽于斯時也
青春晚候朝陽明岫日月光華煙雲吐秀澄波瀾於江海
靜氛埃於宇宙乘輿乃御太一之玉堂授軍令於紫房蘊
龍韜之妙笈誓武旅於戎場銳金顏於庸蜀躡鐵騎於漁
陽毅神弩而持滿彊天弧而並張曳虹旗之正正振夔鼓
之鏗鏘八陳肅而成列六軍儼以相望拒飛梯於縈帶聳
樓車於武岡或掉鞅而直拍乍交綏而弗傷裁應變而蛇
擊俄蹈厲以鷹揚中小枝於戟刃徹躡札於甲裳聊七縱
於孟獲乃兩禽於卡莊始軒軒而鶴舉遂離離以鴈行振

帝難又文思之安安幽明請吏俊又在官御璇璣而七政
辨朝玉帛而萬國歡昧且不顯未明思治道藏往而知來
功參天而兩地運聖人之上德盡生民之能事於是禮暢
樂和刑清政肅西哀析支東漸蟠木整圖謀而効祉漏川
泉而禔福在靈覲而必臻亦何思而不服雖至治之隆平
猶戒國而強兵選羽林於六郡詔蹶張於五營兼折衝而
餘勇咸重義而輕生遂乃因農隙以教民在春蒐而習戰
命司馬以示法帥掌固而清甸導荀始以前驅伏鉤陳而
後殿抗鳥旌於析羽飾魚文於被練爾乃革軒按轡玉虬
齊鞅屯左矩以啓行擊右鍾而傳響交雲罕之掩映紛紛
騎而來往指攝提於斗極洞鷹隼之弘敞跨玄武而東臨
款黃山而北上隱圓闕之迢滯屆方澤之垣爽于斯時也
青春晚候朝陽明岫日月光華煙雲吐秀澄波瀾於江海
靜氛埃於宇宙乘輿乃御太一之玉堂授軍令於紫房蘊
龍韜之妙笈誓武旅於戎場銳金顏於庸蜀躡鐵騎於漁
陽毅神弩而持滿彊天弧而並張曳虹旗之正正振夔鼓
之鏗鏘八陳肅而成列六軍儼以相望拒飛梯於縈帶聳
樓車於武岡或掉鞅而直拍乍交綏而弗傷裁應變而蛇
擊俄蹈厲以鷹揚中小枝於戟刃徹躡札於甲裳聊七縱
於孟獲乃兩禽於卡莊始軒軒而鶴舉遂離離以鴈行振

東晉書卷之三十一 陸倕書
陸倕書
陸倕書

川谷而橫八表蕩海岳而耀三光諒窈冥之不測羗進退
而難常亦有投石扛鼎超乘挾輶衝冠聳劍鐵楯銅頭熊
渠殪兇武勇操牛雖任鄙與賁育故無得而爲仇九攻旣
決三畧已周鳴鑼振響風卷雷收於是勇爵班金奏設登
元凱而陪位命方邵而就列三獻式序八音未闕舞干戚
而有豫聽鼓鞀而載悅俾挾纊與投醪咸忘軀而殉節方
席卷而橫行見王師之有征登燕山而戮封豕臨瀚海而
斬長鯨望三亭而載蹕禮升中而告成實皇王之神武信
蕩蕩而難名者也陳主嘉之賜馬一匹及陳滅歸國爲通
直郎直內史省貧無產業每傭書養親怏怏不平嘗爲五
言詩以見意情理悽切世以爲工作者莫不吟詠未幾拜
內史舍人煬帝即位顧遇彌隆祕書監河東柳顧言博學
有才罕所推謝至是與世基相見歎曰海內當共推此一
人非吾儕所及也俄遷內史侍郎以母憂去職哀毀骨立
有詔起令視事拜見之曰殆不能起帝令左右扶之哀其
羸瘠詔令進肉世基食輒悲哽不能下帝使謂之曰方相
委任當爲國惜身前後敦勸者數矣帝重其才親禮逾厚
嘗與機密與納言蘇威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黃門侍郎
裴矩御史大夫裴蘊等參掌朝政于時天下多事四方表
奏日有百數帝方凝重事不庭決入閣之後始召世基口

授節度世基至省方爲勅書曰且百紙無所遺謬其精審如是遼東之役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後從幸鴈門帝爲突厥所圍戰士多敗世基勸帝重爲賞格親自撫循又下詔停遼東之事帝從之師乃復振及圍解勳格不行又下伐遼之詔由是言其詐衆朝野離心帝幸江都以華縣世基以盜賊日盛請發兵屯洛口倉以備不虞帝不從但荅云卿是書生定猶怛怯于時天下大亂世基知帝不可諫止又以高頻張衡等相繼誅戮懼禍及已雖居近侍唯諾取容不敢忤意盜賊日甚郡縣多沒世基知帝惡數聞之後有告敗者乃抑損表狀不以實聞是後外間有變帝弗之知也嘗遣太僕楊義臣捕盜於河北降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鼠竊雖多未足爲慮義臣剋之擁兵不少久在閩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其兵散又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事稱李密有衆百萬圍逼京都賊據洛口倉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者東都決沒因歔歔嗚咽帝爲之改容世基見帝色憂進曰越王年小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來至帝乃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爲群盜所殺此後外人杜口莫敢以賊聞奏世

基貌沉審言多合意是以特見親愛朝臣無與爲比其繼室孫氏性驕淫世基惑之恣其奢靡雕飾器服無復素士之風孫復攜前夫子夏侯儼入世基舍而頑鄙無賴爲其聚斂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金寶盈積其弟世南素國士而清貧不立未曾有所贍由是爲論者所譏朝野咸共疾怨字文化及殺逆也世基乃見害焉長子肅好學多才藝時人稱有家風弱冠早沒肅弟熙大業末爲符璽郎次子柔晦並宣義郎化及將亂之夕宗人虞弼知而告熙曰事勢以然吾將濟鄉南度且得免禍同死何益熙謂弼曰棄父背君求生何地感尊之懷自此訣矣及難作兄築兢請先死行刑人於是先世基殺之

裴蘊

裴蘊河東聞喜人也祖之平梁衛將軍父忌陳都官尚書與吳明徹同没于周賜爵江夏郡公在隋十餘年而卒蘊性明辯有吏幹在陳仕歷直閣將軍興寧令蘊以其父在北陰奉表於高祖請爲內應及陳平上悉閱江南衣冠之士次至蘊上以爲夙有向化之心超授儀同左僕射高頴不悟上旨進諫曰裴蘊無功於國寵踰倫輩臣未見其可上又加蘊上儀同頴復進諫上曰可加開府頴乃不敢復言即日拜開府儀同三司禮賜優洽歷洋直隸三州刺史

俱有能名大業初考績連最煬帝聞其善政徵為太常少
卿初高祖不好聲技遣牛弘定樂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
舞之色皆罷遣從民至是蘊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齊梁
陳樂家子弟皆為樂戶其六品已下至于民庶有善音樂
及倡優百戲者皆直太常是後異技淫聲咸萃樂府皆置
博士弟子遞相教傳增益樂人至三萬餘帝大悅遷民部
侍郎于時猶承高祖和平之後禁網踈闊戶口多漏或年
及成丁猶詐為小未至於老已免租賦蘊歷為刺史素知
其情因是條奏皆令貌閱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鄉正
里長皆遠流配又許民相告若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

代輸賦役是歲大業五年也詔郡計帳進丁二十四萬三
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帝臨朝覽狀謂百官曰前
代無好人致此罔冒今進民戶口皆從實者全由裴蘊一
人用心古語云得賢而治驗之信矣由是漸見親委拜京
兆贊治發摘纖毫吏民懾懾未幾擢授御史大夫與裴矩
虞世基參掌機密蘊善候伺人主微意若欲罪者則曲法
順情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因而釋之是後大
小之獄皆以付蘊憲部大理莫敢與奪必稟承進止然後
決斷蘊亦機辯所論法理言若懸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
剖析明敏時人不能致詰楊玄感之反也帝遣蘊推其黨

與謂蘊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
即相聚爲盜耳不盡加誅則後無以勸蘊由是乃峻法治
之所戮者數萬人皆藉沒其家帝大稱善賜奴婢十五口
司隸大夫薛道衡以忤意獲譴蘊知帝惡之乃奏曰道衡
負才恃舊有無君之心見詔書每下便腹非私議推惡於
國妄造禍端論其罪名似如隱昧源其情意深爲悖逆帝
曰然我少時與此人相隨行役輕重盡釋共高頻賀若弼
等外擅威權自知罪當誣調及我即位懷不自安賴天下
無事未得反耳公論其逆妙體本心於是誅道衡又帶問
蘇威以討遼之策威不願帝復行且欲令帝知天下多賊
乃詭荅曰今者之役不願發兵但詔赦群盜可得數十
萬遼關內奴賊及山東廐山飛張全等頭別爲一軍出
遼西道諸河南賊王薄孟讓等十餘人並給舟楫浮滄海
道必喜於免罪競務立功一歲之間可滅高麗矣帝不懌
曰我去尚猶未克鼠竊安能濟乎威出後蘊奏曰此大不
遜天下何處有多許賊帝悟曰老革多姦將賊脇我欲搭
其口但隱忍之誠極難耐蘊知上意遣張行本奏威罪惡
帝付蘊推鞠之乃處其死帝曰未忍便殺遂父子及孫三
世並除名蘊又欲重已權勢令盧世基奏罷司隸刺史以
下官屬增置御史百餘人於是引致姦點共爲朋黨郡縣

有不附者陰中之于時軍國多務凡是興師動眾京都留守及與諸蕃要市皆令御史監之賓客附隸徧於郡國侵擾百姓帝弗之知也以度遼之役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及司馬德戡將為亂江陽長張惠紹夜馳告之蘊共惠紹謀欲矯詔發郭下兵民盡取榮公護兒節度收在外逆黨字文化及等仍發羽林殿脚遣范富婁等入自西苑取梁公蕭鉅及燕王處分扣門援帝謀議已定遣報虞世基世基疑反者不實抑其計須臾難作竝嘆曰謀及播郎竟悞人事遂見害子愔為尚書直長亦同日死

裴矩

裴矩字弘大河東聞喜人也祖他魏都官尚書父訥之齊太子舍人矩強裸而孤及長好學頗愛文藻有智數世父讓之謂矩曰觀汝神識足成才士欲求官達當資幹世之務矩始留情世事齊北平王貞為司州牧辟為兵曹從事轉高平王文學及齊亡不得調高祖為定州總管召補記室甚親敬之以母憂去職高祖作相遣使者馳召之參相府記室事及受禪遷給事郎奏舍人事伐陳之役領元帥記室既破舟揚晉王諱令矩與高頻收陳圖籍明年奉詔巡撫嶺南未行而高智慧汪文進等相聚作亂具越道閉上難遣矩行矩請速進上許之行至南康得兵數千人時

俚帥王仲宣逼廣州遣其所部將周師舉圍東衡州矩與大將軍鹿愿赴之賊立九柵屯大庾嶺共為聲援矩進擊破之賊懼釋東衡州棟愿長嶺又擊破之遂斬師舉進軍自南海援廣州仲宣懼而潰散矩所綏集者二十餘州又承制署其渠帥為刺史縣令及還報上大悅命升殿勞苦之顧謂高頴揚素曰韋洸將二萬兵不能早度嶺朕每患其兵少裴矩以三千弊卒徑至南康有臣若此朕亦何憂以功拜開府賜爵開喜縣公資物二千段除民部侍郎尋遷內史侍郎時突厥強盛都藍可汗妻大義公主即宇文氏之女也由是數為邊患後因公主與從胡私通長孫晟先發其事矩請出使說都藍顯戮宇文氏上從之竟如其言公主見殺後都藍與突利可汗構難屢犯亭鄣詔太平公史萬歲為行軍總管出定襄道以矩為行軍長史破達頭可汗於塞外萬歲被誅功竟不錄上以啓民可汗初附令矩撫慰之還為尚書左丞其年文獻皇后崩太常舊異儀注矩與牛弘據齊禮參定之轉吏部侍郎名為稱職煬帝即位營建東都矩職脩府省九旬而就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畧諸商胡至者矩誘令言其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其序曰臣聞禹定九州導河不踰積石秦兼六國

設防止及臨洮故知西胡雜種僻居遐裔禮教之所不及
書典之所罕傳自漢氏興基開拓河右始稱名號者有三
十六國其後分立乃五十五王仍置校尉都護以存招撫
然叛服不恒屢經征戰後漢之世頻廢此官雖大宛以來
畧知戶數而諸國山川未有名目至如姓氏風土服章物
產全無纂錄世所弗聞復以春秋遞謝年代久遠兼并誅
討互有興亡或地是故邦改從今號或人非舊類因襲昔
名兼復部民交錯封壇移改戎狄音殊事難窮驗于闐之
北葱嶺以東考于前史三十餘國其後更相屠滅僅有十
存自餘淪沒掃地俱盡空有丘墟不可記識皇上應昊育

物無隔華夷率土黔黎莫不慕化風行所及日入以來職
貢皆通無遠不至臣旣因撫納監知關市尋討書傳訪採
胡人或有所疑即譯衆口依其本國服飾儀形王及庶人
各顯容止即丹青模寫爲西域圖記共成三卷合四十四
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頃以去北海之南縱橫所
亘將二萬里諒由富商大賈周遊經涉故諸國之事罔不
徧知復有幽荒遠地卒訪難曉不可憑虛是以致闕而二
漢相踵西域爲傳戶民數十即稱國王徒有名號乃乖其
實今者所編皆餘千戶利盡西海多產珍異其山居之屬
非有國名及部落小者多亦不載發自敦煌至于西海凡

爲三道各有襟帶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
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國達于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
耆龜茲疏勒唐葱嶺又經鐵汗蘇對沙那國康國曹國何
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于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聞
朱俱波唱槃陀度葱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怛延漕國
至北婆羅門達于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
通其東女國南婆羅門國等並隨其所往諸處得達故知
伊吾高昌鄯善並西域之門戶也總湊敦煌是其咽喉之
地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濛汜而揚旌越崑崙而躍馬
易如反掌何往不至但突厥吐渾分領羌胡之國爲其擁
遏故朝貢不通今並因商人密送誠款引領翹首願爲臣
妾聖情含養澤及普天服而撫之務存安輯故皇華遣使
弗動兵車諸蕃旣從渾厥可滅混一戎夏其在茲乎不有
所記無以表威化之遠也帝大悅賜物五百段每日引矩
至御坐親問西方之事矩盛言胡中多諸寶物吐谷渾焉
可并吞帝由是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畧咸以委之轉民
部侍郎未視事遷黃門侍郎帝復令矩往張掖引致西蕃
至者十餘國大業二年帝有事於恒岳咸來助祭帝將巡
河右復令矩往敦煌矩遣使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王
屯設等皆以厚利導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

伊吾設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
錦罽林香奏樂歌舞誼諫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
騎乘填咽周亘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帝見而大悅竟破
吐谷渾拓地數千里並遣兵戍之每歲委輸巨億萬計諸
蕃懾懼朝貢相續帝謂矩有綏懷之畧進位銀青光祿大
夫其冬帝至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譏帝令都下大戲
徵四方奇技異藝陳於端門街衣錦綺珥金翠者以十數
萬又勒百官及民士女列坐柵閣而縱觀焉皆被服鮮麗
終月乃罷又令三市店肆皆設帷帳盛列酒食遣掌蕃率
蠻夷與民貿易所至之處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蠻夷

嗟歎謂中國為神仙帝稱其至誠觀謂宇文述牛弘曰裴
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算未發之頃矩輒以聞
自非奉國用心孰能若是帝遣將軍薛世雄成伊吾令矩
共往經略矩諷諭西域諸國曰天子為蕃人交易懸遠所
以城伊吾耳咸以為然不復來競及還賜錢四十萬矩又
白狀令及間射墮潛攻處羅語在突厥傳後處羅為射墮
所迫竟隨使者入朝帝大悅賜矩以貂裘及西域珍器從
帝巡于塞北幸啓民帳時高麗遣使先通于突厥啓民不
敢隱引之見帝矩因奏狀曰高麗之地本孤竹國也周代
以之封于箕子漢世分為三郡晉氏亦統遼東今乃不臣

別爲外域故先帝疾焉欲征之久矣但以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安得不事使此冠帶之境仍爲蠻貊之鄉乎今其使者朝於突厥親見啓民合國從化必懼皇靈之遠暢慮後伏之先亡脅令入朝當可致也帝曰如何矩曰請面詔其使放還本國遣語其王令速朝覲不然者當率突厥即日誅之帝納焉高元不用命始建征遼之策王師臨遼以令官領武賁即將明年復從至遼東兵部侍郎解斯政士入高麗帝令矩兼掌兵事以前後度遼之役進位右光祿大夫于時皇綱不振人皆變節左朝衛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震世基等用事文武多以賄聞唯矩守

常無賦穢之響以是爲世所稱還至涿郡帝以楊玄感初平令矩安集隴右因之會寧存問曷薩那部落遣闕達度設寇吐谷渾頻有虜獲部落致富還而奏狀帝大賞之後從師至懷遠鎮詔護北蕃軍事矩以始畢可汗部衆漸盛獻策分其勢將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拜爲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畢聞而漸然矩又言於帝曰突厥本溥易可離間但由其內多有群胡盡皆桀黠教導之耳臣聞史蜀胡悉无多姦計幸於始畢請誘殺之帝曰善矩因遣人告胡悉曰天子大出珍物今在馬邑欲共蕃內多作交關若前來者即得好物胡悉貪而信之不告始畢率其部落盡

驅六畜星馳爭進冀先互市矩伏兵馬邑下誘而斬之詔
報始畢曰史蜀胡悉忽領部落走來至此不背可汗請我
容納突厥既是我臣彼有背叛我當共殺今已斬之故令
往報始畢亦知其狀由是不朝十一年帝北巡狩始畢率
騎數十萬圍帝於鴈門詔令矩與虜酋基每宿朝堂以待
顧問及圍解從至東都屬射覆可汗遣其猶子率西蕃諸
胡朝貢詔矩醢之尋從幸江都宮時四方盜賊蜂起郡
縣上奏者不可勝計矩言之帝怒遣矩詣京師接候蕃客
以疾不行及義兵入關帝令虜酋基就宅問矩方畧矩曰
太原有變京畿不靜遙為處分以失事機唯願歲貢早還

方可平定矩復起視事俄而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敗問至
矩以聞帝失色矩素勤謹未嘗忤物又見天下方亂恐為
身禍其待遇人多過其所望故雖至斯役皆得其歡心時
從駕驍果數有逃散帝憂之以問矩矩荅曰方今車駕留
此已經二年驍果之徒盡無家口人無匹合則不能久安
臣請聽兵士於此納室帝大喜曰公定多智此奇計也因
令矩檢校為將士等娶妻矩召江都境內寡婦及未嫁女
皆集宮監又召將帥及兵等恣其所取因聽自首先有姦
通婦女及尼女冠等並即配之由是驍果等悅咸相謂曰
裴公之惠也宇文化及之亂矩晨起將朝至坊門遇逆黨

數人控矩馬詣孟景所賊皆曰不關裴黃門既而化及從
百餘騎至矩迎拜化及慰諭之令矩叅定儀注推秦王子
浩爲帝以矩爲侍內隨化及至河北及僭帝位以矩爲尚
書右僕射加光祿大夫封蔡國公爲河北道安撫大使及
宇文氏敗爲竇建德所獲以矩隋代舊臣遇之甚厚復以
爲吏部尚書尋轉尚書右僕射專掌選事建德起自群盜
未有節文矩爲制定朝儀旬月之間憲章頗備擬於王者
建德大悅每諮訪焉及建德度河討孟海公矩與曹日等
於洛州留守建德敗於武牢羣帥未知所屬曹日長史李
公淹大唐使人魏徵等說日及齊善行令歸順日等從之
乃令矩與徵公淹領旦及 爾舉山東之地歸于大唐授
左庶子轉詹事民部尚書

史臣曰世基初以雅澹著名兼以文華見重亡國羈旅特
蒙任遇叅機衡之職預帷幄之謀國危未嘗思安君昏不
能納諫方更鬻官賣獄黷貨無厭顛隕厥身亦其所也裴
蘊素懷姦險巧於附會作威作福唯利是視滅亡之禍其
可免乎裴矩學涉經史頗有幹局至於恪勤匪懈夙夜在
公求諸古人殆未之有與聞政事多歷歲年雖處危亂之
中未虧廉謹之節美矣然承望風旨與時消息使高昌入
朝伊吾獻地聚糧且末師出玉門關右騷然頗亦矩之由

也

列傳卷第三十二

隋書六十七

列傳卷第三十二

隋書六十八

特進臣魏

徵

上

宇文愷

宇文愷字安樂杞國公忻之弟也在周以功臣子年三歲
賜爵雙泉伯七歲進封安平郡公邑二千戶愷少有器局
家世武將諸父並以弓馬自達愷獨好學博覽書記解屬
文多伎藝號為名父公子初為千牛累遷御正中大夫儀
同三司高祖為丞相加上開府中大夫及踐阼誅宇文氏
愷初亦在殺中以其與周本別只忻有功於國使人馳赦
之僅而得免後拜營宗廟副監太子左庶子廟成別封餽

山縣公邑千戶及遷上以愷有巧思詔領營新都副監

高頴雖總大綱凡所規畫皆出於愷後決渭水達河以通

運漕詔愷總督其事後拜萊州刺史甚有能名兄忻被誅

除名於家久不得調會朝廷以魯班故道久絕不行令愷

修復之既而上建仁壽宮訪可任者右僕射楊素言愷有

巧思上然之於是檢校將作大匠歲餘拜仁壽宮監授儀

同三司尋為將作少監文獻皇帝崩愷與楊素營山陵事

上善之復爵安平郡公邑千戶卽即位遷都洛陽以愷

為營東都副監尋遷將作大匠愷帝心在宏侈於是東

城之役詔愷規度之時帝北巡欲秋令愷為大匠其

下坐數千人帝大悅賜物千段又風行殿上容新

者數百人離合為之下施輪軸推忽有若神功戎

見之莫不驚駭帝彌悅焉前後賞資不可勝紀自永嘉之

亂明堂廢絕隋有天下將復古制譏者紛然皆不能決博

考群籍奏明堂議表曰臣聞在天成象房心為布政之宮

在地成形景午居正陽之位觀雲告月順生殺之序五室

九宮統人神之際金口木舌發令兆民玉璫黃琮式嚴宗

祀何嘗不矜莊宸宇盡妙思於想摹凝眸冕旒致子來於

矩矱以惟皇帝陛下提衡握契御辯乘乾減五登三復上

皇之化流函去暴丕下武之緒思百姓之異心驅一代以
同域康哉康哉民無能而名矣故使天符地寶吐醴飛甘
造物資生澄源反朴九圍清謐四表削平襲我衣冠齊其
文軌茫茫上玄陳珪璧之敬肅肅清廟感霜露之誠正金
奏九韶六莖之樂定石渠五官三雍之禮乃卜瀍西爰謀
洛食辨方面勢仰稟神謀敷土濬洛川爲民立極兼聿遵先
言表置明堂爰詔下臣占星揆日於是採崧山之祕簡披
汶水之靈圖訪通議於殘亡購之官於散逸總集衆論勒
成一家昔張衡渾象以三分爲一度裴秀輿地以二寸爲
千里臣之此圖用一分爲一尺推而演之異輪奐有

經構之旨議者殊途或以綺井爲重屋或以圓楣爲隆棟
各以臆說事不經見今錄其疑難爲之通釋皆出證據以
相發明議曰臣愷謹案淮南子曰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
甘雨以時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
獻貢以時嘗穀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
不能襲燥濕不能傷遷延而入之臣愷以爲上古朴略初
立典刑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赤
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注云唐
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尸子曰
有虞氏曰總章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博

四脩一注云脩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今堂脩十四步其
博益以四分脩之一則明堂博十七步半也臣愷按三王
之世夏最為古從質尚文理應漸就寬大何因夏室乃大
殷堂相形為論理恐不爾記云堂脩七博四脩若夏度以
步則應脩七步注云今堂脩十四步乃是增益記文殷周
二堂獨無加字便是其義類例不同山東禮本輒加二七
之字何得殷無加尋之文周闕增筵之義研覈其趣或是
不然讎校古書並無二字此乃桑間俗儒信情加減黃圖
議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大一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
兩杼間馬宮之言止論堂之一面據此為準則三代堂基

並方得為上圓之制諸書所說並云下方鄭注周官獨為
此義非直與古違異亦乃乖背禮文求理深恐未恢
尸子曰殷人陽館考工記曰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
尺四阿重屋注云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博九
尋七丈二尺又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
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二筵禮記明堂位曰天子之廟複
廟重檐鄭注云複廟重屋也注五藻云天子廟及露寢皆
如明堂制禮圖云於內室之上起通天之觀觀八十一尺
得宮之數其聲濁君之象也夫戴禮曰明堂者古有之凡
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以茅蓋上圓下方外水曰鉅雖赤

軍入三
軍入二
軍入一
軍入一
軍入一
軍入一
軍入一
軍入一
軍入一
軍入一

西華軍山
蕭李門子五

李兵

李兵

李兵

李兵

李兵

李兵

綴戶白綴牖堂高三尺東西九伊南北七建其宮方三百

步凡人民疾疫五穀災生於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

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周書明堂曰堂方百一

十二尺高四尺階博六尺三寸室居內方百尺室內方六

十尺石高八尺博四尺作洛曰明堂太廟露寢咸有國阿

重九重廊孔氏注云重九累棟重廊累屋也禮圖曰秦明

堂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呂氏春秋曰有十二堂與月令

同並不論尺丈臣謹案十二階雖不與禮合一月一階非

無理思黃圖曰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圓

楹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也圓象天室九宮法九州

太室方六丈法陰之變數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

極陰之變數七十二牖法五行所行日數八達象八風法

八卦通天臺徑九尺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黃鍾

九九之數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土階三等法

三統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殿門去殿七十二步法五

行所行門堂長四丈取太室三之二垣高無敵貝之照牖

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在水內法地陰也水四周於外象

四海圓法陽也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水內徑三丈

應觀禮經武帝元封二年立明堂汶上無室其外畧依此

制泰山通議今不可得而辨也元始四年八月起明堂

明

明堂考卷之三

辟雍長安城南門制度如儀一殿垣四面門八甕水外周
堤壤高四尺和會築作三旬五年正月六日辛未始郊太
祖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皇帝於明堂
以配上帝及先賢百辟卿士有益著於是秩而祭之親扶
三老五更袒而割牲跪而進之因班時令官恩澤諸侯王
宗室四夷君長匈奴西國侍子悉奉貢助祭禮圖曰建武
三十年作明堂明堂上圓下方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十二
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室八牕八九七十二法一時之王
室有二戶二十九十八戶法土王十八日內堂正壇高三尺
土階三等胡伯始注漢官云古清廟蓋以茅今蓋以瓦瓦

下藉茅以存古制東京賦曰乃營三宮布政頒常後殿重
屋八達九房造舟清池惟水泱泱薛綜注云複重層覆謂
於明堂五帝坐各處其方黃帝在末皆如南郊之位光武
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臣慎按詩
云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我將我享維牛維羊據此則備太
牢之祭今云一犢恐與古殊自晉以前未有鷄尾其圓牆
辟水一依本圖晉起居注裴頠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
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為一殿以崇嚴祀其餘雜碎一
皆除之臣愚想祭天垂象聖人則之辟雍之星既有圖狀晉

堂方構不合天文既闕重樓又無辟水空堂垂五室之義
直殿違九階之文非古欺天一何過其後魏於北臺城南
造圓牆在辟水外門在水內迴立不與牆相連其堂上九
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間通巷違舛處多其室皆用壘
累極成漏陋後魏樂志曰孝昌三年立明堂議者或言九
室或言五室詔斷從五室後元義執政復改爲九室遭亂
不成宋起居注曰孝武帝大明五年立明堂其牆宇規範
擬則太廟唯十二間以應其數後漢文上圖儀設五帝位
太祖文皇帝對饗於廟禮梁武帝即位之後移
宋時太極殿以爲明堂無室十二間禮疑議云祭用絕漆

俎瓦樽文於郊質於廟止一獻用清酒平陳之後臣得目
觀遂量步數記其尺丈猶見基內有焚燒殘柱毀斫之餘
入地一丈儼然如舊柱下以樟木爲跗長丈餘闊四尺許
兩兩相並瓦安數重宮城處所乃在郭內雖湫隘卑陋未
合規摹祖宗之靈得崇嚴祀周齊二代闕而不修大饗之
典於焉靡託自古明堂圖惟有二本一是宗周劉熙所註
劉昌宗等作三圖畧同一是後漢建武三十年作禮圖有
本不詳撰人臣遠尋經傳傍求子史研究衆說總撰今圖
其樣以木爲之下爲方堂堂有五室上爲圓觀觀有四門
帝可其美會遼東之役事不果行以度遼之功進位金紫

光祿大夫其年卒官時年五十八帝甚惜之謚曰康撰東都圖記二十卷明堂圖議二卷釋疑一卷見行於世子儒童游騎尉以子温起部奉務郎

閻毗

閻毗榆林成藥人也祖進魏本郡太守父慶周上柱國寧州總管毗七歲襲爵石保縣公邑千戶及長儀貌矜嚴頗好經史受漢書及蕭該略通大旨能篆書草隸尤善畫為當時之妙周武帝見而悅之命尚清都公主宣帝即位拜儀同三司授千牛左右高祖受禪以技藝侍東宮數以瑰麗之物取悅於皇太子田是甚見親待每稱之於上尋拜車騎宿衛東宮主嘗遣高熲大閱於龍臺澤諸軍部

多不齊整唯毗一軍法制肅然熲言之於上特蒙賜帛俄兼太子宗衛率長史尋加上儀同太子服翫之物多毗所為及太子廢毗坐杖一百與妻子俱配為官奴婢後二歲放免為民煬帝嗣位盛脩軍器以毗性巧諳練舊事詔與其職尋授朝請郎毗立議革整車輿多所增損語在輿服志擢拜起部郎帝嘗大備法駕嫌屬車太多顧謂毗曰開皇之日屬車十有二乘於事亦得今八十一乘以牛駕車不足以益文物朕欲減之從何為可毗對曰臣初定數共宇文暹參詳故實據漢胡伯始奏每議屬車八十一乘

此起於秦遂爲後式故張衡賦云屬車九九是也次及法
駕三分減一爲三十六乘此漢制也又據宋孝建時有司
奏議晉遷江左惟設五乘尚書令建平王宏曰八十一乘
議兼九國三十六乘無所準憑江左五乘儼不中禮但帝
王文物旂旒之數爰及冕玉皆同十二今宜準此設十二
乘開皇平陳因以爲法今憲章往古大駕依秦法駕依漢
小駕依宋以爲善等帝曰何用秦法乎大駕宜三十六法
駕宜用十二小駕除之毗研精故事皆此類也長城之役
毗總其事及帝有事恒岳詔毗營立壇場尋轉殿內丞從
幸張掖郡高昌王朝于信所詔毗持節迎勞遂將護入東

都尋以母憂去職未甚起令視事將興遼東之役自洛口
開渠達於涿郡以通運漕毗督其役明年兼領右翊衛長
史營建臨朔宮及征遼東以本官領武賁郎將典宿衛時
衆軍圍遼東城帝令毗詣城下宣諭賊乃驚亂發所乘馬
中流矢毗顏色不變辭氣抑揚卒事而去尋拜朝請大夫
遷殿內少監又領將作少監事後復從帝征遼東會楊玄
威作逆帝班師兵部侍郎斛斯政奔遼東帝令毗率騎二
千追之不及政據高麗栢崖城毗攻之二日有詔徵還從
至高陽暴卒時年五十帝甚悼惜之贈殿內監

何稠

何稠字桂林國子祭酒安之兄子也父通善斷主稠性絕巧有智思用意精微年十餘歲遇江陵陷隨安入長安仕周御節下士及高祖爲丞相召補參軍兼掌細作署開皇初授都督累遷御府監歷太府丞稠博覽古圖多識舊物波斯嘗獻金縵錦袍組織殊麗上命稠爲之稠錦既成踰所獻者上甚悅時中國久絕瑠璃之作匠人無敢厝意稠以綠瓷爲之與真不異尋加員外散騎侍郎開皇末桂州俚李光仕聚衆爲亂詔稠召募討之師次衡嶺遣使者諭其渠帥洞主莫崇解兵降款桂州長史王文同鑠崇以詣稠所稠詐宣言曰州縣不能綏養於逐民擾叛非崇之罪也乃命釋之引崇共坐并縱者四人爲設酒食而遣之崇大悅歸洞不設備稠至五更掩入其洞悉發俚兵以臨餘賊象州逆帥杜條潯羅州逆帥龐靖等相繼降款分遣建州開府梁昵討叛夷羅壽羅州刺史馮暄討賊帥李大檀並平之傳首軍門承制署首領爲州縣官而還衆皆悅服有欽州刺史竇猛力帥衆迎軍初猛勇倔強山洞欲圖爲逆至是惶懼請身入朝稠以其疾篤因示無猜遂放還州與之約曰八九月間可詣京師相見稠還奏狀上意不懌其年十月猛力卒上謂稠曰汝前不將猛力來今竟死矣稠曰猛力共臣爲約假令身死當遣子入侍越人性直

后夫壹

山濼山濼

山濼山濼

山濼山濼

山濼山濼

山濼山濼

其子必來初猛方臨終誠其子長責曰我與大使為約不
 可失信於國士汝葬我訖即宜上路長責如言入朝上大
 稅曰何稠著信繼美乃至於此以數授開府仁壽初文獻
 皇后崩與學士文禮參典中陵制度稠性少言善候上旨由
 是漸見親晚及甚疾篤謂稠曰汝既曾葬皇屢今我若死
 宜好安置屬此何益但不能忘懷耳魂其有知當相見於
 地稠上因攬太子頸謂曰何稠用汝我付以後事動靜當
 共奉章大業初煬帝將幸揚州謂稠曰今天下大定朕承
 洪業服章文物闕畧猶多卿可討閱圖籍營造輿服羽儀
 送至江都也其日拜太府少卿稠於是營黃麾三萬六千

人仗及車輿輦輅皇后鹵簿百官儀服依期而就送于江
 都所役工十萬餘人用金銀錢物鉅億計帝使兵部侍郎
 明雅選部郎薛暹等勾覈之數年方竟毫髮無舛稠參會
 今古多所改創魏晉以來皮弁有纓而無笄導稠曰此古
 田獵之服也今服以入朝宜變其制故弁施象牙簪導自
 稠始也又後省之服初無佩綬稠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
 安有人臣謁帝而去印綬兼無佩玉之節乎乃加獸頭小
 綬及佩一隻舊制五輅於轅上起箱天子與參乘同在箱
 內稠曰君臣同所過為相逼乃廣為盤輿別構欄楯侍臣
 立於其中於內復起須彌平坐天子獨居其上自餘麾幢

四十四
文物增損極多事見威儀志帝復令稠造戎車萬乘鈎陳
八百連帝善之以稠守太府卿後三歲兼領少府監遼東
之役攝右屯衛將軍領御營營手三萬人時工部尚書宇文
愷造遼水橋不成師不得濟右屯衛大將軍麥鐵杖因
而遇害帝遣稠造橋二日而就初稠制行殿及六合城至
是帝於遼左與賊相對夜中施之其城周廻八里城及女
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隅置闕面別一觀觀
下三門遲明而畢高麗望見謂若神功是歲加金紫光祿
大夫明年攝左屯衛將軍從至遼左十二年加右光祿大
夫從幸江都遇宇文化及作亂以為工部尚書化及敗陷

于竇建德建德復以為工部尚書舒國公建德敗歸于大
唐授將作少匠卒開皇時有劉龍者河間人也性強明有
巧思齊後主知之令修三爵臺其稱旨因而歷職通顯及
高祖踐阼大見親委拜右衛將軍兼將作大匠遷都之始
與高頻參掌制度代號為能大業時有黃目者不知何許
人也及其弟袞俱巧思絕人煬帝每令其兄弟直少府將
作于時改創多務巨袞每參典其事凡有所為何稠先令
巨袞立樣當時工人皆稱其善莫能有所損益巨官至朝
散大夫袞官至散騎侍郎

史臣曰宇文愷學藝兼該思理通贍規矩之妙參蹤班爾

當時制度咸取則焉其起仁壽宮營建洛邑要求時幸窮
後極麗使文皇失德煬帝亡身危亂之源抑亦此之由至
於考覽書傳定明堂圖雖意過其通有足觀者毗稠巧思
過人頗習舊事稽前王之采章成二代之文物雖失之於
華盛亦有可傳於後焉

列傳卷第三十三

隋書六十八

